2025年10月20日 星期一 编辑:韩国咏 校对:卢岩 美编:夏鹏

□文气风发 □薛宏新(新乡市)

散文集《泥脚印踩堂屋》(自序)

俺写这些东西,没想惊天地泣鬼神。它就搁那儿,像俺堂屋门口的青石台阶,天天踩,踩得油光水滑,带着人味儿。叫《泥脚印踩堂屋》,这名儿,土? 土得掉渣儿!可俺觉着熨帖。堂屋是啥?是咱庄户人家的脸面,是祖宗牌位落脚的地界儿,是红白喜事聚人的窝儿,也是赶集回来,一身臭汗一腿泥,头一个落脚歇气儿的暖窝!那青砖地,得勤扫,得光溜。

可偏偏,泥脚印子踩上来了!

谁踩的?老天爷下的雨,地里刚拔出来的腿,牲口蹄子裹着泥汤子,娃儿们疯跑带进来的泥蛋蛋……噗叽,噗叽,踩在那刚扫净、泼了水的青砖地上。看着那湿乎乎的印子,媳妇儿心疼,拿眼剜你:"瞅瞅!瞅瞅!你那脚是粪耙子?不会在门墩儿上磕磕?"老辈儿人倒是豁达,蹲门槛上,烟袋锅子在鞋底上磕得梆梆响:"咳!泥怕啥?泥里有墒!脚底板不沾泥,那是二流子!堂屋地上没泥印儿,那还叫过日子?"这话在理儿!

这泥脚印子,就是咱庄户人的日子 本相!

它是爹从南坡犁地回来,裤腿卷到 大腿根儿,泥点子溅到下巴颏,那沉重又 踏实的几步。脚抬起来,地上留个湿印 儿,一会儿就干了,只留下点土星子。可 爹身上那股子汗味混合着新鲜泥土、青 草汁子的味儿,能把整个堂屋都填满了, 瓷实!

它也是娘雨天抢收麦子回来,一脚踩滑摔了个屁股墩儿,顾不上疼,挣扎着爬起来,怕淋湿了布袋里留给娃的俩烧饼,跌跌撞撞冲进堂屋,在干净地砖上留下一串狼狈又倔强的湿泥窝窝。那泥窝窝里,有雨水,有汗水,或许还有点没擦

投稿请发至邮箱:pywbmywy@126.com

干净的泪花花。

它还是"光腚猴儿们"在外头野够了,滚成了泥猴子,听见娘喊"吃饭喽——",嗷嗷叫着往家冲。门槛儿高,小短腿绊一跤,滚进门,正好在堂屋当门印上个"大"字泥印儿! 招来娘一顿假模假式的笤帚疙瘩:"小鳖孙!看我不打你个屁股开花!"可骂声里,带着笑音儿。

堂屋,多正经的地方! 敬祖宗,待客,商议事儿。可这泥脚印子,偏偏像个愣头青,不管不顾地闯进来,带着野地里的腥气、露水气、牛粪味儿和麦草的甜香。它把那点庄重、讲究、一丝不苟的"脸面",踩得乱七八糟,也踩得热气腾腾,活色生香!

为啥写这些?不为别的。就为这点 热气儿!就为这点活气儿!

你看那老瓦罐,盛过井拔凉水,也炖过老母鸡。罐底子沉着水碱,罐沿儿磕得豁牙漏齿,可它厚实、经用。咱庄户人的日子,就像这瓦罐。苦吗?累吗?脊梁骨都快让日头晒弯了!可它厚实!那厚实劲儿,就在这一瓢凉水、一碗热汤里,就在这一脚泥、一身汗里,就在这泥脚印子踩着堂屋青砖地的"噗叽"声里!

孙犁先生写荷花淀派韵味的小说,那是把白洋淀的老理儿、老事儿、老人儿,像剥葱一样,一层层剥给你看,筋是筋,骨是骨,辣眼睛,也提神醒脑!俺学不来先生那洞穿世事的眼力劲儿,也攒不出那惊人的故事核儿。俺能学的,就是他那种实在!像庄稼把式扶犁,深浅得宜;像老石匠錾碑,一锤一个白印儿,字字人石三分。

俺写的,就是眼皮子底下这点泥儿、这点土,这点亲的热的、带响儿带味儿的 人间烟火。是李满堂的唢呐,能把喜事 吹上天,能把丧事吹得人肠子打结;是快嘴三婶那张刀子嘴,骂人能骂出花儿来,帮人也能帮到心坎儿里;是村头那棵老槐树,荫凉下埋着多少张家长李家短的唾沫星子,也挂着多少走南闯北游子的念想;是灶膛里噼啪作响的豆秸火,映着娘沟壑纵横的脸,煨着一罐子咕嘟咕嘟、能把人魂儿都香掉的小米粥……

堂屋里的泥脚印子,看着扎眼。可你蹲下来,细细瞅。那泥印儿的纹路里,藏着哪块地的墒情;那半片草叶子,告诉你昨儿在哪片野坡放过羊;那一点点牲口粪屑子,提醒你该去起圈了……它们不是脏,是日子走过的路,是力气蹚过的河,是土地盖在咱身上的戳儿!

日子像筛子,筛掉浮土,留下真金。 这泥脚印子,就是筛不下去的真家伙。 它硌脚,也踏实。它提醒咱打哪儿来,根 儿扎在哪儿。堂屋再讲究,没了这带着 地气的泥脚印子,就像庙里的泥胎,光鲜 是光鲜,可没了魂儿。

这本集子,就是俺从记忆的烂泥塘里,扒拉出来的一块块沾着泥、带着草根儿的碎砖头。咱不垒金銮殿,就码个能遮风挡雨的牲口棚也好,让路过的人能进来歇歇脚,闻闻这熟悉的土腥味儿,听听那早已远去的狗叫声、牛哞声、娘唤儿回家吃饭的长腔短调……

行了,呱嗒不少了。茶水也凉了。 外头,日头又爬得老高,该下地了。堂屋 地上,保不齐待会儿又得添一串新泥印 子。踩吧!瓷实地踩!这日子,不就是 一脚泥、一脚水,深一脚、浅一脚,从堂屋 门里踩进来,又从堂屋门里踩出去,踩出 一条道儿来么?

是为序。

薛宏新2025年9月5日于元亨斋

□诗歌采撷

有一只鸟飞来

□李伟忠(原阳县)

有一缕风弹在脸上 空气向两边翻动 晨光被拍出波浪 一只鸟突然向我冲来 箭一般的迅疾 翅尖几乎要擦上我发梢

我双腿立马停下 它陡然转向 斜上方划出一道弧线 只留下翅膀扇动的声音 那道影子 在晨光里 擦出一瞬亮斑

不是喜鹊也不是乌鸦 或许是斑鸠 抑或是布谷 但都不重要 重要的是 这一刻 缠磨了一个月的秋雨收起无赖 湛蓝的天空 排起洁白的云絮

与一只鸟在晨光中相遇 看似要起的冲突 又瞬间化解 谁也无需认识谁 背影相对背影 它投向它的天空 我继续我的行程 各自安好 就好

来稿请发送电子邮件至: pywbmywy@126.com。 请勿以附件的形式发送。

